



5点起床一天工作 15 个小时 “掌上韩品”一号店只开了半年

我当时说自己要来中国学中文，等毕业了就回韩国，爸妈这才同意我离开。

我先去的北京，在那里读书。但当时碰到一个难题：因为我喜欢喝酒——韩国人嘛，理解下，所以每天睁开眼睛就是中午了，而大学又都是早课。就这样，天天喝酒天天迟到，中文没学好。

但是爸妈对我的期待很大，每天早上打电话就问：“你会说中文了吗？”一定要让我说几句，然后我就说“你好”。他们希望我回去以后找份和中国之间进行国际贸易的工作，但我只能说“你好”，怎么办？当时刚好我认识的一个哥哥在上海开公司，我就来上海给他工作。

一年以后，我开了家韩式年糕店。爸妈肯定反对，但天高皇帝远。我没有钱，就把房租押金和自己存的一万多一点全加在一起，开了个4平方米的小店，就在沪太路华阴路上。那是2008年，严格来说，这就是“掌上韩品”的一号店。

因为我是all in(押上一切)，所以刚开店的时候连住的地方都没有。厚着脸皮给朋友打电话，在他家里蹭住了一两个月。没有钱给他，就每天下班后看看房子里缺什么，一点一点给添置上，也算尽心心意，我很感激他当年的收留。

开始时店里早上10点开门，晚上10点关门。慢慢积累了几个老客人，都让我早点开门，这样可以在上班路上顺便打包一份带走。我想了想，上海人一般7点左右出门上班，这样的话我可以多赚三小时钱，大概是100块。一个月就是3000块，我可以补贴房租了！

所以我每天5点起床，用30分钟化妆，对韩国女生来说化妆很重要知道吧？然后天天骑30分钟自行车到店里。路上先去菜场买些食材，因为店里没地方放菜，所以一天要去市场两三次。

最开始生意不好，有时工作15小时只赚50块。早上大锅做的年糕，卖都卖不掉。我感觉太可惜，就放进冰箱，第二天早上再煮一下。有天来了个七八十岁的爷爷，尝了说非常好吃。

我感觉超好，这么大年纪的爷爷都喜欢我们的年糕，我有希望了！他走了大约30分钟后，又来了个50岁左右的上海阿姨买了一份，吃了一块就吐了。“你们怎么卖这种东西？难吃死了！”她吐完要我退钱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疑惑地尝了一口，立刻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。加水煮的年糕肯定很烂，所以牙口不好的爷爷就感觉很好吃，但其实已失去了年糕本该有的口感。

从这以后，我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：当天的食材当天用完，没用完的就扔掉，第二天绝不再用。

小店开了半年以后，突然间顾客开始疯狂排队。我想，自己终于要成功了吗？就在这时，房东突然要我走。原来他们也是二房东，从生意不好的餐厅里租了几个平方，再租给我。现在是大房东要收回去了。

二号店眼看要火了 房东却突然消失了

我大学的专业是美术，所以我最初的梦想是开服装店和美容店。我当时给自己定了目标，“掌上韩品”只开两年，在这期间疯狂赚钱，赚到钱就开自己喜欢的小店。

可以有几种方式介绍在上海生活的韩国人孙哈娜：

一、她曾是活跃于上海各大综艺节目里的外国嘉宾。《今天谁买单》《疯狂心跳》《生活大不同》等热门综艺里都出现过她的身影，很多上海人仍记得她辨识度很高的笑声；

二、她是上海滩知名韩国料理店“掌上韩品”的创始人，最多的时候曾坐拥48家分店；

三、她在与合伙人因经营理念不同而被迫出走后，又一手创办了浙具知名度的韩料小店“来食耐食”。

这三重身份大致勾勒出了她过去20年间的经历。

20年前，大学美术系毕业的孙哈娜“跑路”来中国。她的父母都是传统的韩国老人，他们的梦想是她能考上公务员，和一个工作稳定的男人结婚、生子。但这不是她的梦想，所以她跑了。为了选一个离家不远也不远的地方，就来了中国。

没想到，这次意气用事的出走，却让她在中国度过了迄今为止近一半时间的生命。

在孙哈娜的小店里，我们经历了一次欢笑与眼泪交杂的采访，它浓缩了过去20年间她在上海经历的所有幸福与至暗的时刻。她告诉我们，如果你在一座城市里笑过哭过，登上过人生的顶峰，也遭受过重创，那么这座城市对于你而言就不再是他乡，你们将再也不分彼此。

以下为孙哈娜自述——

但只半年，我的店就没有了。

因为是生意刚好转时就关门，所以没赚到什么钱。我给妈妈打电话借钱，又在中山西路开了第二家店。我对自己发誓这家店一定要成功，如果这个再结束的话，我真的完全没办法了。

有一天晚上8:30左右，来了两个客人。一个是40多岁的女人，还有一个30多岁的男人。这个男人问我：“你们卖的是什么？”我说：“韩式年糕。”没想到他突然说：“以前沪太路上那家是你开的吗？”天哪，我太惊讶了，他怎么知道！

他告诉我自己是记者，以前那家关门前火过，所以大家口口相传，说有韩国人开了一家很小很可爱的店，味道非常不错。他本来想去拍摄，但去的时候已经关门了，我也不知所踪。

这次偶遇的几天后，他来新店拍了。过了一星期新闻出来后，很多很多的客人慕名而来。正当生意越来越好的时候，突然有一天早上我开不了门了。

物业过来问，“你在干嘛？”干嘛？我早上要开店啊！他却告诉我：“这个你开不了的，你们房东走了呀。”房东走了是什么意思？“就是你们房东已经退房了。”他说。

这事我没听说过，而且我已经付了房租，这事跟我有关系吗？那天，我在店门口从早上等到了晚上。肯定还有办法，这不可能是真的。我的冰箱，我的机器，什么都在里面，我明明从透明玻璃里看得见怎么却进不去？但是房东真的走了。

后来我去找警察，他们说这钱基本找不回来了。他们劝我放弃，因为寻找的过程可能要耽误两三年时间，还不如找份工作或者重新开店。

怎么放弃？这钱跟我的命一样，没有钱的话我真的要死。我天天哭，因为我真的是很努力在工作。但当时就感觉老天在对我说：“你和中国不合适，快走吧，干嘛在这里浪费时间？”

然后我开始想，怎么可以无痛苦？吃药没死成的话第二天起来可能胃痛死，跳楼的话没死成也会痛死。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的心生病了，当时完全没有人管，没有钱，而且也没法回国，因为我爸妈会没有面子。在中国又找不到工作，下个月没钱付房租，完全就是没有明天的感觉。

当时我身上只有200块，一瓶农夫山泉大概8毛或者1块，但我不舍得买。因为100块破开用了一次，就容易全部用完，哪怕不吃不喝至少还能看到自己还有



200块。

不是法人也不是股东 所以走的人必须是我

后来，有个朋友的朋友来找我，说想给我投资，让我重新开店。问我对新店有什么要求，我说：“只要有个里面能放五六个座位的地方就行了”，因为我以前都是做外卖。

真的，其他我什么都不需要。厨房设备我都有，服务员厨师的活我都可以自己干。装修我能自己装，画画我自己画(注：“掌上韩品”门店代表性的墙画都由孙哈娜独立完成)。他拿出了七八万，新店开在了漕溪路上。后来很多人以为这是一号店，其实已经是三号店。

当初这个投资人，后来成了“掌上韩品”的合伙人。我们的店越开越多，最多的时候发展到48家。有一天电视台的工作人员突然来店里吃饭，和我聊的时候觉得我太搞笑，于是邀请我参加一档节目，那就是后来很火的《生活大不同》。

在我成为了这档节目的固定嘉宾后，很多电视台的综艺节目都陆续找到了我。我开始频繁在电视上出现，路上遇到的陌生人会拦住我说：“哈娜姐姐就是上海最有名的韩国人！”

我想把“掌上韩品”也变成上海最有名的韩料店，我们曾经真的很受欢迎。前段时间还有人在社交平台上给我留言：“哈娜姐姐感谢你，我的青春都是被你的餐厅喂饱的。”还有很多在上海打拼的韩国人，有时候觉得生活很难、心很累的时候，就会来我们店吃饭。他们说：“还好能吃到韩餐。”

但是渐渐的，我和合伙人的意见发生了分歧。我的梦想是一直开店，所以有了钱就投入到新店。因为目标不同，我们吵架了。最后我不得不退出，而我找的好几个律师都告诉我：因为我不是法人不是股东，所以走的人必须是我。

有六七个月的时间，我每晚失眠，觉得心里好闷，喝可乐都消化不了的那种。这十年里我没有时间谈恋爱，天天在店里工作。每一个店都是我自己画画，店里的员工都是我帮忙化妆，我和客人聊天，做菜品研发……“掌上韩品”完全是我自己养的宝贝。如果我一开始不创业，而是结婚生子，孩子现在也有这个岁数了。

这时有个律师鼓励我，他说既然我有能力，那就应该重新开店。可是钱从哪里来？我突然想起“掌上韩品”的那些加盟商，但他们告诉我：“我们很喜欢你，也相信你。如果你想继续投资‘掌上韩品’的话我们愿意帮助你，但新店现在影子都没有，你要卖什么，生意好不好，成功不成功现在都不知道，投资风险太大了。”

但是律师让我不要丧气，他可以介绍人给我投资。好神奇，那是一个从来没见过面的人，他也从来不知道我是谁，因为他不在上海。但为了给我投资，他特地来上海尝了“掌上韩品”，尝完立刻就投了。

很奇怪不是吗？认识的人都不愿意帮我，而一个不认识的人却突然从天而降一样助力我重新开始。现在，第一家“来食耐食”已经开了将近七年了，我们还发展起两家分店。

所以，我觉得人生最重要就是良心一点、用心一点地生活，自然会被看见的。

晨报记者 沈坤坤 丁梦婕



扫码
阅读
更多

这个上海综艺的初代外国网红，如今怎么样了